

雍正剑侠图

第三十回 铁善寺暗伏十绝计 战月台双猛杀四寨

上回书说到双猛搅重阳，群侠有惊无险，来到东配殿廊檐下。众人往大殿以内观瞧，太师椅上端坐两位高僧，西边这位站起来晃荡荡，身体高大，魁梧奇伟，足有九尺多高。前胸宽，背膀厚，虎体熊腰，真是四楞胳膊起青线，浑身的腰子肉！往那里一站，非常结实。这位和尚长得大脑瓜，黑脸膛，黑中透亮。两道袜子眉白了，斜飞入天苍，一双虎目闪闪发光，鼻直口阔，大耳垂轮，颌下一部黄胡须苦满前胸，怎么也得有七十岁往外了。铁头皮明显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拉，这是本庙二当家、监寺铁面伽蓝佛济源和尚呐。他往这儿一坐，微然一撇嘴，这份儿大了！说真的，浑身横练，骨硬如钢，出家的僧人自幼为僧，童男子啊，棒极了！你给他一刀，白砍！上垂首这位老和尚起码在八十岁往外了，中等身材，双肩抱拢，身穿黄云缎子僧袍，腰系黄绒绳，寸底黄僧鞋，白绫高腰儿袜子。赤红脸，微抬眼睑，慧目放光，鼻如玉柱，唇似丹霞，大耳相称，颌下一部银髯。头上明显显露着六块受戒的香疤拉，背插麈尾，面目慈祥。他就是铁善寺的方丈主持、当家的济慈和尚紫面伽蓝佛。

老少群雄都奔东配殿，来到东廊下大家纷纷落座，海川告诉刘俊把爷儿几个带的行李完全搁在东配殿里头。这包袱可不少呐，起码也有好几十个，刘俊全给拿进去了。然后把

自己的包袱也放在里面，就连海川的龙批大票跟他在麒麟山洗砚池得的墨鱼皮也放在里面了。刘俊出来，准备茶水招待众位群雄。

等所有的人落座后，侯振远、童林二位才过来细问于恒：“兄弟，你跟虎儿小子没在一块儿吧？”“在一起呢。”“那么在一块儿，你怎么一个人跑这儿来了，他又在下面席棚呢？”于恒说：“有一天，我们四个人住在一个店里，人家后门那儿有匹骆驼，不是长脖子马，也不是小耳朵驴，是骆驼。虎儿非要骑，把我还给拽了一大跟头，他骑人家骆驼跑了。人家本家来了，那我还不跑吗？我又把人家那杵给偷跑了。坏事包张旺跟孔秀他们俩也跑了，我就一个人下来了。可是我一个钱也没有啊，傻兄弟我苦极了。”“噫，兄弟你苦，哥哥我知道。”于恒接着说：“那天天快黑了。我碰见一只大猫，敢情是老虎，它要吃我，我真急了，给了它一拳头，把它给打死了。我又碰上一个和尚，人家和尚把我带到他的庙里，那老和尚叫什么水晶肘。”“什么水晶肘？是不是叫水晶和尚亚然呀？”“对，叫水晶和尚！岁数不小了。他问我吃饭了么？我说我得吃肉，他们就弄虎肉让我吃，结果我拉稀了，拉人一院子屎。”海川心说：我这傻兄弟真有出息！“第二天病了，老和尚把我带到他那屋里去，让我休息，给我治病，慢慢儿好了。来了一个姓王的老头儿，他说铁善寺的和尚要跟你们俩玩命，非要把你们两个人宰了不可。他们在月台底下装了三缸炸药，这药捻子通到庙外头，绝户计不成，最后就点这药捻儿，让你们两个人，还有你们带的人跟这铁善寺同归于尽。”“啊？”老侠侯振远一听没吓死，这里头还有王爷呢！侯老侠急忙问：“那么，那

么这个事情？”“你，你着什么急啊，你知道我这人说话快不了，着什么急？”老侠侯振远心说：我是个不着急的人，可说这个，我还不着急啊？傻小子接着说：“知道这事我也着急啊！我说这怎么好？老和尚问我，你还上铁善寺去吗？我说我找老头哥哥、林儿哥哥，和尚要害他们俩，我怎么能不去啊，我们哥儿几个死就死在一块吧。”哎哟，老侠侯振远听这话，这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，眼泪险一些没下来。就说傻兄弟这人，心眼诚实，他跟我跟童林的心是一个，这意思是死都愿意死在一块儿。“兄弟，你往下说吧。”“我呢，就打老和尚那破庙出来了，人家给俩钱儿我全花完了，我挨饿了。我走到一个大山沟，看人家很多人拿着碗盛牛肉、吃大馒头，我以为那是许愿的，施舍馒头和肉呢！敢情不是，我跟人家干起来了，把一个小工头的手指头给咬掉了。”童林一听，嘿！你可真有出手的，跟人家打起来了。“你瞧，我这身衣服是新的，那是人家给我做的。因为我在那碰见我表弟了，他们在那儿当头儿呐。小五儿、小六儿过去在家里打抱不平，结果叫官府抓得很紧，他们就跑了，跑到懒龙沟当头儿了。人家给我换了衣裳，给我做牛肉吃。我把铁善寺的事情这么一说，他们俩说不要紧，就带着人趁晚上天黑把那地沟刨开，把药捻子都给弄出来了。现在他要再点呀，就点那捻吧，后头什么都没有了，这月台底下就剩仨空缸了！我今儿一清早来，就碰见我们虎儿了，他给了我解药，我跑这忍着来了。”老侠侯振远想：铁善寺欲置我和童林于死地，安排这样的狠毒之计，他自认为很聪明，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老天不佑恶人！你们是出家人办这事，可万万没想到，这样周密的计划竟让两个傻小子给搅了！虎儿小子冒充

铁善寺的人，使群侠化险为夷，顺利过关；牛儿小子把地雷给破了。侯老侠感激地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哥哥我谢谢你。”“甬谢了。”这时孔秀、张旺过来了，还拿着杵呐。“唉呀，阿弥陀佛，你真把我急死了。虎儿小子跑哪去了，爷儿们，你怎么跑这来了？”“哎呀，牛儿小子你怎么跑到这旮里来了？”“我不跟你们费话了，我那杵拿来了吗？”“这不是在这旮里呢！全搁在八仙桌底下了。噫，我再给你介绍一个朋友。”于恒问：“你给我介绍谁呀？”“哎呀，师弟你过来。”肱肋犀牛吴霸过来问：“师兄，什么事？”孔秀指着于恒说：“这是咱们本门本户的新师叔，也是咱们师父的师弟，他叫叱海金牛于恒于宝元。”孔秀又对傻小子说：“牛儿小子，这是你师哥给你收的师侄，叫肱肋犀牛吴霸。”这个吴霸可不敢亏礼，趴地下道：“师叔在上，侄儿吴霸参拜。”“小子，小子，起来，我长这么大没人给我磕过头，你给我磕头干什么，你就记住我是牛儿小子就行了。”吴霸一想：我这傻师叔是个糊涂虫啊！“你就坐这儿吧。”他们四个人坐在一块儿了。

这个时候，薰香烧起来了，工夫不大，可就倒下了不少人，奇怪的是，所有东配殿的来人，甬管老的、小的，有一位算一位，一个没被薰倒，而铁善寺请来的山南英雄、海北豪杰，眼瞅着往下倒。济慈和尚看着新鲜，便问济源：“师弟，你看见没有，东西两廊下解药颠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赵远峰、赵小乔父子二人在山下是怎么办的？东廊下的人都闻解药了，怎么咱们约请来的人一位闻解药的也没有啊？”“是啊，小弟也正在纳闷儿。”“来人呐。”济慈一抬头，两旁边站着和尚、小沙弥足有二十位，还站着许多俗家

弟子，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、座山雕彭飞彭万里、紫面龙君罗烈罗焰光全都在这儿，还有两位大和尚的四大弟子：法本、法铎、法广和金面猫法通也在旁边侍候着。老和尚一叫，狠毒虫法本就过来了：“伺候师父。”“法本，山口外头你安排谁了？”“禀恩师，弟子安排的是黄风鬼燕凯燕二寨主，还有赵远峰、赵小乔父子二人以及二百名长矛手。”“不对！你看看，东廊下都有解药，西廊下我们请来的人一个有解药的也没有，赶快派人把解药拿来送到西廊下去。”法本吩咐人去拿解药，然后回来。济慈说：“燕凯不至于不认识咱们的人呀？”“是啊，弟子我到山下去看看吧？”“快去，速报我知。”法本答应着打铁善寺出来，顺着山门往下走，一直赶奔山下。越走越近，老远地就瞧见了骆驼在那儿，心想：没错！赵远峰、赵小乔父子当中有个黄脸大个，可自己不认识。这甘虎也琢磨着，人家不可能老不知道啊！他加着很大的小心呐。这会儿便对赵家爷子说：“哈哈，哎呀，我看这人上的不大离儿了。”“燕寨主，我们父子俩谢谢您。今天没有您，这场事可就干了。这个您看，满盘满碗，全始全终。”这时候法本来了，赵远峰、赵小乔一见，忙说：“法本师父，你来得太好了。黄风鬼燕二寨主今天一早就到了，不然的话，今天这事可就办砸了。”甘虎心说要坏。法本一瞪眼：“他是谁呀？我怎么不认识？黄风鬼燕凯在哪呢？”“啊？”赵远峰、赵小乔父子俩不由得各自回头，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，爷俩看着甘虎问：“你是谁？”甘虎早琢磨好啦，等这爷俩往自己这一瞧，他两只手攥好了拳头，照着这爷俩的脸上，咚咚两拳，把爷俩就打着了，连人带椅子“咔嚓”就摔倒了。傻小子甘虎一个箭步，顺着桌

子就蹿出去了，把骆驼解下来，一骗腿上了金睛雪花驼。“哈哈，拿我当燕凯了！小子，我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之徒霹雳狂风甘虎！明白吗？爷们儿，我走了。”一催骆驼就下去了。赵远峰、赵小乔一听，这才知道上当了。一拉三截棍，哧楞楞就要追。法本给拦住了：“等等，等等。”“法本师傅，您看我说我们不认识他，您告诉我们黄脸大个儿，带着杵，有骆驼，这没错儿呀！我们问他是燕凯吗？他也说是。哪知道他是霹雳狂风甘虎。我们把燕凯燕二寨主射死了。”法本一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“您要问，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回事儿。”赵远峰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。“嘿嘿！二位呀真有点意思，得了，你们要到庙里去，会担不是的，趁早带着二百名硬弓手回转洞庭湖，走吧。”这爷俩走可是走，刚回到洞庭湖，又叫人家给请去了。谁给请去了？现在还不能提，到了时候，您就明白了。

法本派人拆席棚，自己便往回来，到了大雄宝殿之内见方丈，把刚才的事情细说一遍。济慈、济源十分生气。济慈问法铎和法广：“你们两人在甘家堡的时候就认识童林了吧？”“不错，我二人被擒的时候认识童林，也认识侯振远。”“好吧，你们两人出去瞧瞧，看看他们来了没有？”法铎、法广两个和尚出来往东廊下一看，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早到了，同时也发现了王爷、西方侠于成，这些人他们都认得。老侠侯振远、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也在。两个和尚回来了：“师父，白马河甘家堡的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也在他们那边，还有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髻叟于成和那个王爷也在，而且侯振远、童林也都来了。”“阿弥陀佛，好吧，你马上到东廊下去，就说我弟兄二人有请镇东侠侯振

远、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二位施主大雄宝殿以内谈话。”“是。”法铎答应着，赶紧从几案上把户书拿起来，拿出两位方丈的名片，转身形往外走，顺着月台边上一路往东来到东廊下，直接就到王爷跟于老侠、侯振远、海川他们爷几个这张桌前了。“阿弥陀佛，侯老侠客。”老侠侯振远赶紧一抱拳：“嗷，高僧，您有什么事啊？”“奉我家两位方丈之命，面见侯老侠和童侠客，这是我家方丈的名片。”说着把名片交给侯振远。侯振远、童林都看完了，道：“高僧啊，两位方丈有什么吩咐吗？”侯老侠，童侠客，我家方丈有请你们二位到大雄宝殿以内一谈。”“哈哈哈哈哈，好吧，既然高僧吩咐，我弟兄敢不从命？请！”“你们二位稍候，我到大雄宝殿以内回禀一声。”说完以后，法铎转身形回大雄宝殿了。

老侠侯振远站起来，伸手把宝剑摘下来了，往桌上一放，王爷给接过来：“海川呐，你跟着哥哥到大雄宝殿与两位高僧见面，有这么句话：‘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’。一切都听老哥哥的，你不要自作主张，也不要孟浪行事。”“是，童林知道。”这样，老侠侯振远在前头，海川在后头，可就奔大雄宝殿来了。

刚来到堂阶下，法铎领着济慈、济源也从大雄宝殿里出来了。济慈在前头，济源在后头。说真的，济源这个头儿可比济慈高得多，济慈合掌打问讯口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，侯侠客，童侠客。”“哎呀，二位高僧。”老侠侯振远乐乐嘻嘻躬身施礼，一抱拳：“不知道二位高僧呼唤我弟兄，有何吩咐？”“哈哈哈哈哈，二位侠客，你们二老位莅临敝寺，门头僧又没有通报，我弟兄也不知道，恕我弟兄有失迎接之罪！

万望二位侠客多多原谅！”“高僧，说哪里话来，我弟兄二人此番应邀来至铁善寺，冒昧造访，还望高僧多多海涵！”“啊，老侠客，客气了。”济慈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微抬眼帘，看着侯振远跟童林。老侠侯振远确有一番丰采，童海川虽然衣不惊人，但是浑金璞玉，看得出来有很好的功底。“好吧，此处不是讲话之所，咱们禅堂内待茶。”这样，侯振远、童林随二位高僧来到大雄宝殿内。

座位已给准备好了，客座上侯振远、童林，主座上就是济慈跟济源。坐下以后，献上茶来。这地方儿，应当请人家和尚先说话，但是童林先搭茬了。海川一抱拳：“不知道二位方丈有何法谕，将我弟兄呼唤至此？请方丈明白赐教。”说真的，济慈、济源对于童林很注意，一瞧这个小伙子一坐下，不容侯振远说话他就搭茬儿，就知道这个人性情十分直爽。济慈合掌当胸：“童侠客，静心安坐，小僧有下言上陈。”童林点头：“愿闻二位高僧的高论。”“哈哈哈哈哈，小僧弟兄隐居在铁善寺多年了，从来也没有出过庙宇。最近听江湖上的传言，阁下打江西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，小僧耳内灌满了阁下的威名。风闻阁下要跟我铁善寺的弟子为仇作对，说兴一家武术，要灭我铁善寺的山门。小僧一想，不可能啊？红花白藕青荷叶，三教原来是一家，此僧家的不二法门，我可有点不信，这样我就派人下山调查，但没能得到真相。不过铁善寺的弟子有几拨儿回到了寺里，说出一些事情，老僧虽然不信，可也不能不信。此如说太湖中山狮子寨的孟恩他现在这儿，他回来叙说你弟兄在太湖中山狮子寨飞扬跋扈；青水潭烈焰寨的弟子紫面龙君罗烈回到山中哭诉一番，他的小小山寨经营多年，心血费尽，结果被你们弟兄二

位侠客一火焚毁；金银乱石岛九家弟子前后被你们弟兄给杀害了，难道说这些不是真的吗？话虽如此，但恐此话经过弟子之言，很有出入，我弟兄还不信，为此设立九月九重阳大会，特约阁下，并奉请侯老侠二位到此，小僧与二位侠客直接谈。童侠客要没有灭我铁善寺山门的心，就请阁下当众说明。小僧弟兄也不能过于谨慎，我愿意跟二位侠客在此焚香盟誓，以明心迹。不知道您认为怎么样？”济慈说完以后，济源在旁边打问讯：“如果童侠客确无此事，咱们明心以后，要对普天下英雄在月台上宣布此事，以释前嫌，免得日后互相猜忌，因为这个倒闹出事来，反为不美。今天，小僧我们弟兄二人请侠客来了，实为两家和好，不知二位侠客的心意如何？”海川是个直爽人，一辈子不会说谎话，有这么回事，就是有这么回事，没有这么回事，刀搁在脖梗上至死也不能认。海川听完了方丈的话，往起这么一站身，一抱拳道：“二位高僧啊，我童林在江西卧虎山学艺十五年，这不假，奉恩师之命下山，别开天地自立一门武术，这也不假。但要说我童海川有灭铁善寺之心，请问方丈，我们与您风马牛不相及，谁也碍不着谁，为什么要灭您铁善寺的山门呢？这只是江湖上的一种传言，一种捏造。不过有这么句话，来说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他们要在两位方丈面前搬弄是非，挑拨我两下不合，但方丈很英明，您把我童林跟我哥哥约到这儿了。我童林绝无此事，如果方丈不信，您可以去调查。再说，你们几位弟子也都在这儿，实之本有，实之本无，实话实说，中山狮子寨到底怎么回事？青水潭烈焰寨到底怎么回事？甚至于金银乱石岛，我们把你们铁善寺的弟子是杀了几个，可有一样儿，为什么杀的？方丈，事情不明个究竟，

这又怎么能成呢？”“阿弥陀佛，童侠客口快心直，老僧怎能不信，侯老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老人家侯振远一抱拳：“二位高僧，我侯振远弟兄二人隐居山东，年近八旬，本想抱着胳膊根儿忍在家中不再出世了。好兄弟童林约我出来捉拿的是二小，请的是国宝，因为有杭州播事起，没有法子，我弟兄才到了杭州。所有的实事，我想我不说，高僧也明白，我兄弟童林兴一家武术，确实不假，我侯振远敢指天为誓，绝没有灭您铁善寺山门之意。您也是门户，我也是门户，我们互相尊敬都唯恐来不及，何必还要互相争夺呢？高僧，这个您放心吧。”“好，两位侠客既然这么说，我弟兄绝不能不信了。好吧，马上告诉小和尚，准备香案，我们要焚香盟誓。”

就在大雄宝殿以内，把净水盆拿过来，几位都洗了洗手，然后每人焚上一炷香，插在香炉之内。他们四位都跪倒了磕头，一起朗诵：“过往神明听真，弟子济慈、济源于今年九月九日设摆天下英雄会，把侯振远、童海川二位侠客请到庙中，把以往之事说明，并无侵害之意。重阳会以酒宴待人，并无歹意，其中若有相害之心，天必诛之。”说完以后，两个和尚都高声念佛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！”看来他们好似心口如一。真要是那样，童海川多交几个朋友，在江湖绿林道多有一份力量，将来为自己兴一家武术，永远结上盟好，这不成了吴越一家了吗？其实呀，两位和尚可不是这个心呐，明中结好，暗中设摆绝户计，口是心非，不借那数百年清静禅林，欲将杯盘之地变为干戈之场了。

和尚说完了，海川跟侯振远哥俩也在这跪着，海川说道：“过往神祇在上，信士弟子侯振远、童林一禀虔心对天

一表，我童林兴一家武术乃奉师之命，绝无伤害铁善寺之心，侯振远也没有助纣为虐之情。如若我弟兄心口不一，愿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弟兄二人把誓盟完了，也站起来了。两个和尚打问讯：“阿弥陀佛，二位侠客言重了，请二位侠客坐下一谈。”这样重新坐好，把香完全撤下去了。海川心说成了，但是老侠侯振远可明白，这和尚绝对是口是心非，不怀好意，才说：“既然我们哥俩儿跟方丈在神前盟誓了，不知道二位方丈还有什么法谕？”“哈哈哈哈哈！”济慈微然一笑：“小僧刚才跟二位侠客在大殿内盟过誓了，恐怕天下的英雄与本庙的弟子未能周知。我马上命徒弟到月台上当众宣布，也好表明我们自此亲善和睦，为的是叫尽人皆知。天下武术本是一家，万朵桃花一树开。”这时济慈又对法铎说：“你到月台上当众宣布此事。”“阿弥陀佛，弟子遵命。”说完以后，法铎来到月台上，上了台阶往那一站，合掌打问讯：“阿弥陀佛，众位宾朋，请压言吧。天下的豪杰，众位侠客义士，各路英雄，保镖的达官，占山的山王，落草的寨主，还有本庙的门人弟子，大家听真：如今敝庙方丈设摆重阳会的宗旨，就是因为童侠客兴一家武术，声言要灭我铁善寺的山门。方丈命人下山调查，也未明真相，故尔设此重阳大会，请童侠客、侯老侠来到庙中，当面质问。结果，侯侠客、童侠客口口声声提出，并无其事，这不过是外面的风传。为此方丈与侯、童二位侠客焚香盟誓。这样，我在月台上宣布，使众位皆知，童侠客与方丈在神圣之堂已经说好，自此合为一家，天下英雄休要猜疑，特此宣布本庙方丈谕下，请各位英雄落座，一起畅饮开怀，痛饮三觞。”

说完以后，法铎退下来回到大雄宝殿以内。虽然离着很

远，海川、侯老侠以及东廊下所有的人完全都听真了。法铎施礼：“禀报二位老人家，弟子奉命，已经在月上当众宣布了。”两个和尚点了点头。海川心里可老大不乐意呀，听你们的话茬，好像是把咱们哥俩揪来一样，到这儿当面质问我们，我们两个人跪在这儿陈述一番。分明把铁善寺说大了，压我童林一头。但是，这么些宾朋为此事来到铁善寺，宁愿和平了结，也不愿意打起来，所以英雄把这口气往下咽了。门户嘛，还得一点儿一点儿的创立，也不是一句话的事。“二位高僧，既然已经在佛前盟誓了，也在月台上宣布了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我童林愿闻。”“哈哈哈哈哈，童侠客，除此之外，就没有什么事了。重阳节天下的英雄聚集在此，机会难得呀，打算请众位英雄入座，咱们大家伙畅饮三杯。然后，不管是谁，如果一时技痒，可以在月台上练两下功夫，留作纪念，弟子们上台也可以。如果有绝艺，也可以在台上献艺，也可以邀请各方的英雄侠义，到月台上当场比试，较量三合。哎，童侠客，侯老侠客，您二位听清楚了吗？这个较量，可不是杀人流血，武术讲究点到而已，以武会友，只不过是让天下英雄品评品评每位的绝艺，您看好吗？”童林一听，心说：你和尚什么心思，我全都明白，你就是仰仗铁善寺的势力，压我童林一头。童林说：“哈哈哈哈哈，高僧啊，您所说的太好了，我童林唯命是听。”说着话站起来了：“哥哥，咱们跟方丈告辞吧。”老侠侯振远也站起来了：“高僧，要是那样，我和我兄弟童林，就和二位告辞了。”“请请请。”两个和尚依然送到大雄宝殿的堂阶下，执手作别，然后回到殿内去了。

这哥俩遛遛达达来到东廊下，大家伙儿都在这儿呢，尤

其是王爷很着急：“海川呐，两位方丈相邀你们弟兄二人，不知所议之事怎么样了？”海川一边坐下一边说：“两位方丈也不过是让大家伙儿喝杯酒，练练艺的意思。”就把方才的事情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好多小沙弥出来，拿着托盘，里头摆着各种精致的菜肴和美酒，一桌一桌地送。余外还有点心，每桌全有。东廊下的人，除了叱海金牛于恒、霹雳狂风甘虎、拼肋犀牛吴霸、坏事包张旺和蜜子孔秀，他们五个人的这张桌显得忙乎，一边吃，一边抢人家边上那张桌的拿过来吃，剩下的都很文明。爷儿几个这儿正察看动静，突然从大殿里蹿出一个人来，垫步拧腰，“噌”一下就上了月台。大家伙儿一看这人，短衣襟小打扮，绢帕缠头，身体很利便，黄头发黄脸膛，花纹的眉毛，十分精神。海川一瞧，认得是太湖中山寨的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。

海川跟侯老侠从大殿一走，济慈、济源归座位。“师兄啊，您看得出来吗？侯振远还可以，那童林年轻，焉有不愤之意？”济慈一发狠：“师弟，今天已经都来了，机会焉能错过？必要置侯振远、童林于死地方称我弟兄的心头之愿。如果这条绝户计仍旧不成，那我弟兄只有奔凉爽亭去点地雷，让童林、侯振远与这铁善寺同归于尽。”“好吧。”济源点了点头，两个和尚下了决心。“你们谁上去垫垫场子？”金头狮子孟恩孟少伯一抱拳：“弟子愿往。”说完了以后，孟恩马上收拾，短衣襟小打扮紧身利落，抬抬胳膊腿，周身上下合适，不绷不掉，这才打垫步拧腰出来，站到月台上，抱了个罗圈揖：“众位，在下我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，姓孟名恩字少伯，有个小小的美称金头狮子。众位，我金头狮子孟恩奉两家方丈之命，登上月台趁大家饮酒高兴之际，我献

两手粗糙的笨艺，以博识者一笑。我练完了以后，众位，咱们就算开了场子，天下的英雄豪杰、武林道在场的宾朋，哪一个愿登月台献艺的，都可以。”说完以后，他往后一撒步：“现在我说练可就练了，本来练不好，抛砖引玉吧！”只见他一下腰，一攥拳，练了一趟“大红拳”。他这趟大红拳打得还真不错。托钵式，站中央，倒退步，最难防，上打乌龙探爪，下用撩阴陶裆，张生反身跳粉墙，探马掌令人难防，天师雷独一掌，老君八卦献阴阳，令人难搪。“啪，啪，啪”练完以后，行家看门道，力巴看热闹。走行门让过步，行有行门，过有过步，真是拳似流星眼似电，腰似蛇行腿如钻，行若猿猴恰似狸猫，滴溜溜地打旋。打完了这套拳，往这儿一站，气不涌出，面不更色，恭恭敬敬。这时候，东月台下没人。童林他们都在东配殿坐着，由于人少，掌声也不热烈。西月台下可就不一样了，二百多人，桌子一张挨着一张，孟恩刚一练完，掌声四起，喝采声不断。孟恩孟少伯面有得色：“众位，在下献完了艺，哪位高兴，就可以登台献艺了！”说完以后，他转身下台阶就走了。刚说到这儿，有人高声喊喊：“好吧，在下我笨鸟先飞，给众位练趟功夫，孔圣人门前卖百家姓，这叫‘班门弄斧’，只不过是给大家助一助酒兴，提一提精神。”这个人说着话，随着声音，蹿上了月台。这时候孟恩已经退下去了，这个人脚尖一点月台，往这儿一站，大家伙儿这么一瞧，这个人身上穿白绸裤褂，脚下白袜子搬尖洒鞋，绒绳扎着腰，往脸上看，白绸子绢帕缠住了头，斜拉麻花蝴蝶扣，白生生的一张脸，两道细眉，一双吊角的小眼睛，小鼻头，薄片子嘴，两耳无轮。他站在月台上，觉得耀武扬威。“天下英雄听真，各路

豪杰听清，在下乃是广西洪水江的人氏，姓徐名叫徐文，草号人称惜花羽士，自幼喜爱枪棒，当然，咱练得不好。今天被铁善寺邀请来，我也没有别的，献手儿功夫，让大家看着一笑就成了。不过有老师傅愿意登台，我也可以奉陪，走上三合两式。”说完了，他往后一撤，一抱拳，站在这儿，脸儿往东瞧：“哪位朋友可以上来啊？”他这叫挑战呐！其实这个人也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。他还有个兄弟叫做爱花羽士徐武，他们在洪水江江面上使漂，这哥俩都不是好人。使漂是什么？就是在水面上使船劫道，绿林道的行话叫“使漂”。他们两人要看见人家大姑娘、小媳妇长得俊的，就要设法给祸害了，败坏妇女的名节，破坏妇女的一生幸福。现在徐文在这儿一站，人家东廊下的也有准备。

老侠侯振远跟海川回到东廊下以后，大家伙儿都坐下，海川把刚才的事情说了，现在吃着酒菜，老侠侯振远跟王爷和大家伙儿商量：“他们不过是惦着在月台上用武力挑起战斗，通过武力制服我跟海川。我们给他一个不上去，在这儿瞧热闹，不就成了吗。”敢情侯老侠的意思跟王爷的心思不一样。王爷听完了以后说：“哎，老侠客，你这个话我可有点不赞成。噉，人家想打，咱们就得忍着。要是那样，我们海川这家武术什么时候能兴出去呀？什么时候能在武林道里立住脚啊？”老侠于成一听：“王爷这话也对，忍着不像话，不过，咱们要打嘛，就得跟那够斗的打，不够斗的，就没多大意思了。”这时候孟恩先上来，垫场子练功夫，徐文又上来了。老侠侯振远的意思，像这样咱不上去。哪知道啊，东廊下上去人了。侯振远一看就生气，是坏事包张旺。其实两次杭州擂，伤人、弄死人，都是这张旺，要不他怎么叫坏事

包呢。但是，张旺的坏，可不是一般的坏，他的眼光看得比较远，张旺认为，铁善寺的和尚费尽三毛七孔之心、九牛二虎之力，花费这么多的钱，把南七北六十三省这么多的人物请这儿来，噉，说两句话，对天盟个誓就完了？他既然把人都邀来了，他就惦着打起来，你想不打都不成！莫若我来个笨鸟先飞，我瞧这徐文是饭桶，身子空，他也不成，我上去先把他们弄趴下，嘿嘿！我先露个脸，不成的，我就打，成的，我见好就收。将来，到一块儿坐在那儿，也说得讲得。坏事包张旺是这个心思。

张旺正要与徐文比武，这时甘虎从山外跑进来了，攥着大杵，骆驼搁在山门外头，他一眼就看见于恒了：“嘿！你这儿挺好吧？”“我这挺好，你快过来。”“哎呀，我说虎儿小子你可真可以呀！你怎么糊里八涂跑到那旮里去啦？”甘虎得意地说：“巧劲儿，他们拿我当黄风鬼燕凯了。最后我把赵远峰和赵小乔这爷俩给揍了，我才骑着骆驼跑进来了。哈哈哈，哎，这是谁呀？”“哎呀，虎儿小子，你不认得，这是我们的师弟呀，师父最后收的徒弟叫胼肋犀牛吴霸。我说吴霸师弟，这是你的师哥霹雳狂风甘虎。”傻小子于恒在旁边搭茬了：“咱们都是小子，以后还得多亲多近。”吴霸也照样得给甘虎行礼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现在他们五个在一块儿了。这会儿，张旺正琢磨着要把徐文给打了，便从东廊下出来了。老侠侯振远心说：哪回挑事都是你？

坏事包张旺打垫步拧腰上来了，惜花羽士徐文上下打量张旺，五十多岁年纪，细条儿的身材，头发不梳、脸不洗，二指宽的皮条勒着个月牙儿小金箍锃明瓦亮，是个陀头发的和尚，一脸的滋泥，两道小眉毛似有若无，一双小圆眼睛滴